

节译自:

**Carola Stern / Ingke Brodersen**  
**Eine Erdbeere für Hitler**  
**Deutschland unterm Hakenkreuz**  
**S. Fischer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5**  
**ISBN 3-10-009646-0**

页码: 7-11, 125-134

卡洛拉·施特恩 / 英克·布罗德森  
给希特勒的一颗草莓  
十字徽下的德国

译者: 安尼

## 目 录

英克·布罗德森

### **勇气与人情 序言 13 页**

本书讲述了纳粹的崛起和没落、战争、人们遭受的迫害与毁灭、解放之年——也就是“第三帝国”的溃败之年。这段岁月虽然已成历史，其中却充满了发人深省的故事，主角是一些尝到战争的甜头并成为帮凶的人，还有为帮助他人而牺牲自己的人们。后者之中往往有一些是无名英雄，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们，希尔特贡特·查森豪斯就是一个。当被问到为什么这么做时，她的回答是：“这是人之常情。”

汉斯·莫姆森

### **“元首的国家”**

#### **关于独裁政权的兴起 19 页**

一向自认为果敢的纳粹党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有时也常常不够坚决。1923年11月捣毁魏玛共和国议会的计划，就栽在他的模棱两可上。这起所谓的“希特勒政变”导致他被判四年监禁，不过他实际只坐了几个月的牢。就在这几个月里，他写下了回忆录《我的奋斗》。终于，不到十年功夫，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当上了帝国总理。许多保守派成了他的后盾。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来驯化希特勒和纳粹党。然而希特勒和他的同僚们——前战斗机飞行员赫尔曼·戈林、宣传干将约瑟夫·戈培尔以及后来的帝国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数月之内就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独裁的元首制国家。

希尔克·洛伦茨

### **“与元首同行”**

#### **纳粹如何占领人们的日常生活 57 页**

当纳粹刚刚掌权的时候，卡尔、安内多蕾、马里安娜还都是孩子。1933年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长途野营，希特勒青年团晚

会，夏令营，夏至和冬至日的庆祝仪式——这些遵照元首旨意“德国式思维，德国式行动”而设的东西，对孩子们来说总是非同寻常。他们是未来，他们高唱进行曲，学到了德国式的敬礼和如何区分“主人种族”与“下等人”。偏偏有一个被逮捕的“下等人”，一个俄国劳工，让安内多蕾的世界观第一次动摇了。是他突破了她冷酷无情的心灵壁垒，而冷酷曾使这个信仰坚定的“希特勒女孩”一度将外国劳工视为仇敌并且要战胜他们。

米尔亚姆·普莱斯勒

## 天堂和地狱

### 从莱比锡到特莱西恩施塔特 89 页

刚满十四岁的犹太女孩汉娜罗尔，准备从莱比锡移居到巴勒斯坦，她的祖母赫莱娜早已到了那里。但正当这个时候，汉娜罗尔，现在她叫汉娜，放弃了巴勒斯坦，转赴哥本哈根，又从那到了菲英岛上。汉娜必须辛苦地工作，但是在纳粹的恐怖统治下，她感到自己是安全的。直到一天黎明，党卫军用枪托砸响汉娜的房门，她被投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

乌苏拉·沃尔夫尔

### “士兵为什么必须杀人？”

### 战斗之日和轰炸之夜 125 页

战争并非从天而降，它早就放出了“义务兵役”、“战斗”和“防空”等口风。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汉纳斯·胡伯特觉得，防空洞是个很有用的去处。整幢楼里的人一起动手，将地下室改造成成了一个防空洞。那时离战争爆发还有好几年。但是不知何时，战争已然来到了这座介于杜伊斯堡和丁斯拉肯边界的小城，来到了这个公寓前。阿诺德，社民党员艾里希之子，却加入了党卫军，战争快结束时他失踪了；拉尔夫，街区联防员奥托·施密特之子，惶恐之中关注着党卫军对俄国百姓实施的恐怖镇压；沃尔夫冈不得不和一支学生连队共同参与了对波兰的战争，他身

负重伤，成了公寓里第一个死于这场战争的人。

赫尔曼·温克

**“别说，这是为了祖国”**

**关于那些抵抗者 175 页**

朋友们警告过卡尔·封·奥希茨基，但这位政论杂志《世界舞台》的主编坚持我行我素。1933年2月28日深夜，他被捕了，后被关入埃斯特维根集中营。由于国际力量的抗议，他于1936年获释，但此时他已病入膏肓。在“第三帝国”中有勇气坚持民主信仰的，不只他一个。还有许多人抵抗到生命最后一息。服务生格奥尔格·艾尔泽花了三十个晚上在慕尼黑的市民啤酒馆安装炸弹，可惜希特勒比计划中提早离开了。还有牧师马丁·尼姆勒，作为“元首私人囚犯”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另有三位年轻的比利时抵抗战士在1943年4月阻止了开往奥斯维辛的死亡列车，并因此拯救了二百三十一个人的生命。

海尔姆特·封·亨提希

**1945**

**解放之年 209 页**

为什么德国人在这场荒谬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当敌人深入自己腹地之时，仍然不断顽抗，似乎希特勒的“最终胜利”靠顺从、履行职责和坚持不懈就可以达到？人们还能指望的只有一条，那就是躲过轰炸或者开了小差而“不被逮到”！在巨大的俘虏营里，数以百万的德国士兵都在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战胜国在他们的占领区，安排了另一番新的生活秩序。纽伦堡的国际法庭审判了高级战犯，许多德国人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些人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却不敢相信。改造开始了——不单是用恐怖的画面，惩罚和工作禁令，而是首先让每个人去观察思考，怎么来收拾这一切：没有上级，一切自由。这是一场彻底的崩溃，同时也是一个机遇。

卡洛拉·施特恩

## 敌对情绪滋生仇恨

### 后记 241 页

在乌瑟多姆岛上的这个小地方，人人都是“元首”的拥趸。母亲支持，牧师、教师也支持，连外国人也显得很配合——威尔士王子在“伯克霍夫”拜访了希特勒，法国体育代表团在柏林奥运会上高举手臂，集体向希特勒行元首礼。在纳粹兴起之前很久，就涌动着对“红色”和“犹太”的敌对情绪。将某种人一概而论，会助长敌对情绪，敌对情绪滋生仇恨，而仇恨助长了强权。

(125-134 页)

## “士兵为什么必须杀人？”

### 战斗之日和轰炸之夜

乌苏拉·沃尔夫尔

战争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一点点地逼近并早就放出了口风：“军备”、“武装”、“合理化”、“义务兵役”、“防空”。首先是出现在报纸上的文字，然后是每天从广播里涌出来的词句。大多数人对此已司空见惯，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不久。

1933年，在杜伊斯堡和丁斯拉肯之间的小城边缘，有一座公寓，就坐落在绿色的韦德兰岛尽头。这座公寓共四层，有两面光秃秃的灰色防火墙。在有关战争的风言风语蔓延之时，这座楼才盖好不久。农舍里的邻居们一直都把它叫做“新房子”。因为在这些漂亮的农舍周围，除了老村里的花园以外，再没有什么建筑了。新房子朝街这面有两扇敞亮的橱窗，里面陈列着家具：左右各摆设成卧室和厨房的样子。不过很少看到有顾客或装卸货物的车子光顾。商店里总是放着先前那些家具。

这座房子和家具店的主人是迈耶先生。他为人和善，性格沉静，光秃秃的脑壳周边残留着灰色的卷发。三年前他还是杜伊斯堡的律师，那时候工作对他很重要。牧场、房子和家具生意都是他继承来的，太太过世后他就搬到这里来了。他为什么不把买卖兑出去呢？要是为了谋生，这幢楼里五套房子的租金不是已经够用了吗？他经常散步，总是在报摊买上几份报纸，到百货商店买点东西，然后自己整理房间。有时候，一个住在附近的女人会来他的店里打扫一下卫生。人们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

大阁楼里面住着凯勒夫妇（艾里希、伊尔泽）和他们的四个孩子阿诺德、马克斯、苏珊娜、安奈特，还有伊尔泽的父母格奥尔格·菲德勒和卡塔琳娜·菲德勒。艾里希·凯勒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他是铁匠，

在一家金属加工厂干了很多年。格奥尔格和卡塔琳娜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都在他们的庄院里饲养骑乘用马，通货膨胀之后，他们的土地、房子、财产和所有漂亮的马匹都没了。

三楼左边住着施密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拉尔夫、安娜丽泽。奥托·施密特到去年以前一直在当会计。现在他失业了，但有人安排他做了纳粹的街区联防员，他把他所能知道的住在这里的每家每户发生的事情，用极小的印刷体写在索引卡片上。妻子尤塔原先在药店帮忙，现在靠给报社印刷厂当厨娘维持一家的生计，她还一直梦想着有一天坐在大学里学习化学。

### 街区联防员

**要“关照”并监视 40 至 60 户居民。他们收集党员党费和各家的捐献品，负责组织参加集会和纪念会。一经有“政治-公安性质事件”以及“散布有害言论者”，他们就向盖世太保汇报。**

三楼右边住的是胡博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一岁半大的双胞胎路德维希和玛丽欣。哈纳斯·胡博是教师，妻子梅希特希尔特原本想当园艺师，可她中学毕业后就嫁给了哈纳斯。

商店上面的二楼，左边住着房东欧根·迈耶，右边的住户是刚搬来的里夏德·朗格和他妻子玛丽翁，还有他们的猎狐犬福克西。朗格两口子都是谢尔科商店的员工。

对于街区联防员奥托·施密特来说，迈耶先生是个谜。一个商人怎么能几乎从不关心他的生意呢？肯定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他打算去拜访迈耶先生，顺便打探一点情况。大家对这个人的了解实在太少了。据说，艾里希·凯勒以前就认识迈耶先生。奥托盘算着，先到艾里希那儿打听打听。

奥托和艾里希打上学时就认识，一个是纳粹街区联防员，一个是社民党员，只要不谈论政事，他们还是很谈得来的。可惜，他们都非常喜欢讲政治。

奥托在阁楼的楼梯口遇到了艾里希，不过在他张嘴问话之前，艾里希先发制人：“我正要去找你，我必须和你谈谈！你的阿道夫还没上台，他就放出烟雾弹了！你知道最新的说法么？咱俩都得带着老婆孩子搬到东部去！”

“好主意！”奥托说。

艾里希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字条，走到楼梯窗边，用沙哑的嗓子断断续续地念着：“只有战斗能够拯救我们！训练青年，加强军事意识！民主是恶习之源。必须拯救农民！移民政策！普遍义务兵役制！在东部占领生活空间！彻底的日耳曼化！”

他又把字条塞进夹克衫口袋，“这是元首在2月3号的某次对军队讲话中说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争，奥托，战争！”

“是官方消息么？”奥托问，“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别那么大声。”

艾里希悄悄告诉他，是同事给的字条，没名没姓！那个希特勒到底想干什么？想发动战争，把东边的土地生吞了么？”

“为了我们，艾里希，为了德国！”奥托喊道，“这样我们才能最终获得足够的土地和原料！然后再也没有失业者，而一个像我这样有点儿学问的人，再也不用领失业救济金了。明天这番话肯定完完整整的上报，也许你那字条上的东西只是捏造出来的，好让人们以为阿道夫·希特勒想要战争！不，不！他想要一个和平、繁荣的德国。所以他才需要东边的土地。”

“哪块？”艾里希问，“哪块土地？”

“反正就是土地。东边有的是土地嘛！”

“那你就盼着圣诞节时收到一张地图吧！”艾里希嚷道，“那时候东部到处都住着你我这样的人！”

伊尔泽过来了，她让他们安静点，不要这么大谈特谈“战争”！否则老母亲卡塔琳娜会为阿诺德担心而没法睡觉，因为阿诺德想成为军官或党卫军，或者二者兼任。“昨天楼下的胡博由于害怕战争而说的那些话，已经让她神经紧张好一阵子了。”

“噢，那个教师先生！”奥托·施密特大声说，“这个战争恐惧论者，

胆小鬼!”

“我也怕，”伊尔泽说，“所有人都害怕战争。实话实说吧，奥托，你也一样!”现在尤塔的嗓门也提了起来：奥托该去吃饭了。

“别让油煎土豆凉了，”艾里希说。

“还有你的汤了!”伊尔泽说。

有关希特勒 1933 年 2 月 3 日在帝国军事指挥官面前发布的义务兵役和东部土地的言论，自然没有见报。不过在 1933 年已经有了足够的暗示：国会纵火案，《授权法案》，焚书行动以及对社民党的禁令。1933 年 10 月 14 日，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继而又放弃参加日内瓦裁军会议。现在人们已经晓得：他想要战争。

12 月 12 日是举行国会选举的日子。选民们对希特勒和他的政府满意么？是还是否？他们认为德国退出国际联盟正确么？是还是否？

伊尔泽·凯勒在大选的周日首先叫醒了父母，因为她估计孩子们的外祖父老格奥尔格今天在修理胡子和穿衣戴帽上，肯定要花上平时两倍的时间。他站在镜子前，看到里面是个真正的先生——这从那双简朴但擦拭一新的鞋子得到证明——然后才走出房门。

外祖母卡塔琳娜早就换好了衣服，早餐已准备就绪，艾里希大衣上的扣子也缝好了。但是艾里希不想去参加选举。去参加一个没有多党竞争的选举？不。他宁愿睡大觉。“社民党员，你对退出国际联盟作何感想？”伊尔泽问道。艾里希站了起来。他们准时到场，正应了祖父菲德勒的心意。

尤塔·施密特在楼梯上等他们。“奥托是选举助理。”她说，“一小

### 遭唾弃者

1933 年 5 月 10 日，不受欢迎的作者的书籍在所有德国大学中遭到焚毁。当着大学校长和教授们的面，纳粹洗劫了图书馆，公布了“针对反德国精神的十二条”，宣布遭禁作者的名字，并将其作品付之一炬。“遭唾弃者”中包括所有声名显赫的人物——从亨利希·曼、托

马斯·曼到贝尔托特·布莱希特，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作家奥斯卡·玛丽亚·格拉夫不在其中。他抗议道：“凭什么让我背负这个耻辱？以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作品的名义，我有权要求我的书去接受烈焰的焚烧，而绝不落入褐色杀人团伙那血淋淋的手里……”格拉夫被取消国籍，他的书也遭到禁止。

（焚书的准备工作。大约 500 吨被没收的书籍和文件堆积在柏林的杂志巷。）

时前他就出发了。”梅希特希尔特·胡博正从房间走出来。哈纳斯还得给双胞胎喂奶。朗格一家已经换好了星期天穿的衣服，正在门口透过信筒缝隙逗着福克西，他们不想带它一起出去。迈耶先生从街上迎面走来。他已经选完了么？他掀了掀帽子，老格奥尔格也掀掀帽子，两个人都微笑着互相鞠躬：两个星期天里的先生。

大选日就是这样平和。不过当选举结果揭晓的时候，老格奥尔格嚷道：“舞弊！骗人！说一百个德国人里面有九十五个赞成退出国际联盟，这不可能！”他挨家挨户的跑去问：“你们对国际联盟问题投了什么票？”艾里希·凯勒跟在他后面跑，对这个一向沉默寡言的老岳父连连道歉。只有里夏德·朗格说：“这本来不就是不记名投票么？”其他所有人则都很合作的回答了老格奥尔格。

这些人里也包括卡塔琳娜和伊尔泽：这座房子里有十一个合法选民。其中施密特夫妇二人对退出国际联盟投了赞成票。大家还不清楚里夏德·朗格的意见。但是至少有八个人投了反对票。“我不是说了么？”老格奥尔格喊道，“大多数是想留在国际联盟的！这些报社的家伙撒了谎，要么就是他们算错数了。”

“我们整天都在谈论选举而不是战争，这么做看来不吃亏。”伊尔泽说。

1934 年 1 月 26 日，波兰和德国缔结了十年内互不侵犯条约。同年 7 月底，人们对战争的恐惧又有所抬头，因为纳粹冲锋队头目罗姆和他的爪牙被血腥地清洗掉了。随后，帝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去世。已

经是帝国总理的希特勒接管了总统的一切权力，继而成了德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人们现在已经开始公开谈论战争了。1935年1月，当萨尔州将来是否再度归属德国举行公投之时，很多人就期待战争的到来了。因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萨尔州就由法国管辖。很多人担心，法国人不会接受有利于德国的投票结果。一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人们纷纷为囤积、饥荒和物资短缺做准备。“谁要是囤积，谁就得不到元首的信任，就是挑拨民众、不满当局的家伙！”奥托·施密特说。可是他家的尤塔偷偷地在地窖里比平时多存了50公斤土豆，还把半袋小麦面粉藏在旧衣橱里。

伊尔泽·凯勒家的地窖都被菲德勒从田庄带来的旧家具塞满了，所以她跟尤塔借地窖的一角放泡菜桶。外祖父菲德勒根本没有囤积的念头，本来就不允许囤积嘛。但是外祖母卡塔琳娜却把半袋肥皂粉藏到了阁楼上面的旧锅炉里，她还为小胡博作了打算：她用一个纸箱给梅希特希尔特装了五十袋布丁粉。玛丽翁·朗格说，商店里还有自行车轮胎，哈纳斯买了四套崭新的里外橡皮轮胎，尽管原来的还好用。

1935年1月13日，萨尔州公民投票决定回归德国。国际联盟承认了投票结果，法国也表示同意。战争没有到来。

1935年6月26日公布了两项重要法令：以前自愿参加的青年义务劳动，今后必须参加，并成为大学入学的前提条件。这项法令立即适用于所有十八至二十五岁之间的男青年，后来也适用于年轻女性。

《帝国防空法案》标志着普遍义务劳动制的开始，根据规定，每个公民必须加入到防空洞建设、掩护和制造防火设施的工作当中。

由于哈纳斯·胡博是个勤勉的教师，只有星期天他才会从头到尾的读报纸。遇到关于建筑防空洞和空中袭击的危险性方面的文章，他就再读一遍。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他带着梅希特希尔特和孩子们躲避炸弹和炮火袭击呢？人们不许那么想。可现在为了这样的自我保护居然立了法！看来是真的有危险了。他拿起报纸，径直走到施密特门前，不耐烦地按了两次门铃，好像今天不是星期天了。奥托·施密特应声开门，哈纳斯

扬着报纸说：“我们得把地下自行车库装改造成一个防空洞！”

（1939年夏天，柏林波茨坦广场进行了女售货员防空演习。）

哈纳斯说对了，一小时以后，所有房客都坐在了朗格一家的新起居室里，喝着苏打果汁，琢磨着由谁来清除阁楼上的旧物，可以在那里面置办沙箱，水桶，灭火器，包扎用品箱和灯火管制时用的物资。大家都投入了热烈的讨论中，仿佛他们在商量搞一次周日集体郊游。他们当然害怕。不过在即将建成的防空洞里能呆上两个小时，他们就觉得挺安全了。最后，当他们高高兴兴的彼此大声告辞的时候，哈纳斯·胡博问了句：“迈耶先生呢？”所有人都尴尬地笑了——他们把他完全忘在脑后了。

艾里希·凯勒第二天向他的房东问好。迈耶先生同意大家的全部计划。当然防空洞里的所有建设安装费用都由他来承担。那是他的责任。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很少见他出入施工现场。一战的时候他曾经当过兵，他对地下室有反感。

八月底，胡博家喜添了一个千金。他们给她取名为弗里德里克。“这是个老派的名字，”梅希特希尔特说，“不过用在我们这个时代倒挺不错。人们可以叫她‘弗雷欣’或‘弗雷德’（和平）。”洗礼那天，所有房客都到齐了，迈耶先生送给孩子一条金项链，把孩子抱在怀里好长一段时间。所有人都觉得，他好像很明白婴儿的想法似的。

第一批征兵入伍者于1935年11月7日宣誓效忠于希特勒。阿诺德·凯勒，艾里希的大儿子，就是其中一个。

## 战争准备

**1935年3月16日，普遍义务兵役制生效。这是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的公然违抗。**

1936年一开始就不对头：希特勒撕毁了1925年的洛加诺协定，其中明确规定法国、比利时和德国互不侵犯边界，德国莱茵河左侧的领土

保持非军事化。然而 1936 年 3 月 7 日，全副武装的德国骑兵和步兵越过莱茵河大桥进驻西部。有些人在庆祝这个日子。这一天本来甚至可以成为战争的第一天，可是法国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

7 月 10 日宣布，最基层的纳粹党部，街区党部，其管理范围现在不仅包括党员，而且要把全部人民同志囊括在内。这对奥托是个信号，他又开始研究迈耶先生了。首先他做了一个书面计划：人们对了解多少？他的年龄，家庭，历史，职业？有什么习惯？有哪些朋友？看什么报纸？他六十三岁，这房子里每个人都知道。可是他在哪里出生，有没有兄弟姐妹、子嗣，至少附近有没有表兄妹什么的——人们都不知道，尽管他近来总有来客。这些来客都很低调，很安静，很少让人看见。“远亲，”当奥托终于问了那么一次时，迈耶先生说。

迈耶散步的时候喜欢在草场上走，有时候还穿过小灌木林直到“莫尔申科”旅店。此外他还从不掩饰对杜伊斯堡的火车站、邮局和商店的偏爱。奥托曾在那些场所见过他两次，当时迈耶正跟一些完全陌生的人聊天，还请人家喝咖啡，吃糕点。

1936 年 8 月 1 日，希特勒宣布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这次大会好像一个盛大的缤纷节日，也是德国宣传攻势的胜利。来自四十九个国家的四千多名运动员为德国的好客所感染。

### **1936 年柏林奥运会**

1931 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将德国作为奥运会承办国——尽管遭到国际上的抗议，这个决定仍然不可改变。希特勒借此机会要向外国展示自己和平好客的东道主形象。奥运会被宣布为“国家使命”。报名参赛的运动员数量空前。最耀眼的选手是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杰希·欧文斯。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男人”赢得了四枚金牌。不过，号称“我们元首思想的战士”的德国队夺取的奖牌数最多。

“禁止犹太人”的牌子和煽动性标语随处可见，对犹太人和反政府者的迫害有增无减。奥林匹克运动会进行的同时，在柏林附近的奥拉宁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工程也开工了。

八月，新房子里的人员发生了变动：迈耶先生搬出了二层的起居室，在办公室和仓库里装修出一间起居室。商店大门和院门，办公室和地下室窗子都换上了铁质卷帘门窗。而迈耶原来的房间来了个新房客，胡普克太太。奥托·施密特马上把这个新家庭登记在目录卡片上。他对尤塔念到：“卡洛琳娜·胡普克，五十三岁，1933年起寡居，娘家姓黑尔舍尔。你觉得怎么样？”他问尤塔。“名字挺可爱，还有呢？”

“以前当过老师。有四个孩子。大女儿胡特在大学学音乐；二女儿赫塔已经结婚；小女儿卡拉刚十四岁，还在上学。儿子沃尔夫冈在但泽的大学学造船，估计是学费的原因。全家没有一个党员！小女儿至少还是个希特勒少女队队长。也许拉尔夫该对她多留点心呢！”

### 格尔尼卡

1936年六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对阵双方是社会人民阵线和弗朗哥元帅的法西斯，许多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一些希特勒的反对者都同人民阵线并肩作战。希特勒派遣了六千名拥有最先进战争武装的“兀鹰军团”增援弗朗哥——这是一个对其他国家试验新式武器的好机会。九个月以后，德国飞机轰炸了西班牙北部小城格尔尼卡。200名平民被炸死。画家帕布罗·毕加索曾创作过一幅名为“格尔尼卡”的名画，这幅画已成为战争杀戮的象征。

“他对女孩子不再感兴趣了，”尤塔说。

“那他对什么感兴趣？——都十七岁了！”

“他喜欢政治、人类学或相关的知识。他整天都在学拉丁语，他想成为一名优秀毕业生。”

“是个有上进心的人，”奥托说，“我的儿子嘛！”

12月1日希特勒儿童团宣布为国家儿童团。

拉尔夫勃然大怒：“这什么意思？全都是些骗人的废话！”

“可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奥托问道，“我为你感到骄傲，优秀的

青年领袖！元首也为你们大家感到骄傲！这里有什么是捏造的呢？”

“全都是废话！我们夏天在训练营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唱：‘清晨，我们的时刻’——那是首很美的歌。晚上我们唱：‘晚安，同志，珍藏你们的这一天’——也是首很美的歌。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去一个集中营参观。他们把一个人绑在拷问台上，那人像个孩子般哭着喊着：‘再也受不了了！干脆一枪打死我吧！’看守们说，那天他们只是想靠折磨他来逗乐子，这只是个警告。这跟那些美妙的歌词真是相得益彰啊！我觉得恶心了！”

“你们必须冷酷无情，”奥托说，“总有一天你们就会成为我们的青年士兵！”

“我明白。在训练营的墙上有一句口号：我们生来注定要为德国而死！”拉尔夫说完摔门而去。